



自 2006年首次启动“中秋寻亲圆梦行动”以来，新快报连续17年牵手广州市民政局，借助无数天南海北的志愿者之力，为曾逗留广州的近百名流浪儿童找到自己的家，让这些孩子再回父母怀抱，重温亲情。17年来，“寻亲圆梦行动”坚持不懈，为失子家庭搭建“家寻宝贝”平台，助寻子路上的父母，与离散的儿女双向奔赴。

这个中秋，广东公益恤孤助学促进会、梦响汇公益、宝贝回家、蜗牛公益团队、尚丙辉关爱外来人员工作室……更多公益组织与我们同步，共襄善举。这个中秋，凝聚着温暖，盈溢着幸福的团圆故事，亦将放送。

如果您是期盼与孩子团圆的父母或是可以为“寻亲”提供线索的知情人，请拨打本报寻亲热线电话18665089067，引领迷失的游子，找到亲情的归宿。

新快报“寻亲圆梦行动”期待您的参与，让我们一起掬光揽月，照亮游子回家的路。

三张旧照，是儿子留给她的仅有慰藉

自从孩子在半岁时被偷走后，夫妻俩不放过一个线索，27年寻子不停步

“27年了，我每天都会半夜惊醒，习惯性地摸一摸右手怀里，希望自己是做了一场噩梦，梦醒了我的小博就回来了……”陈启菊下意识抱紧双臂，哽咽失声。1995年8月16日深夜，她七个月大的儿子邓博在睡梦中被撬门入室的人贩偷走，从此消失于人海音讯全无。

孩子丢失后，陈启菊崩溃难撑，连续数日粒米未进却丝毫感觉不到饥饿，家人不得不流泪抱住她，一勺一勺强灌汤水。27年间，陈启菊夫妇忍受着锥心之痛，一边赚钱养家，一边四处奔走寻子，只要哪里有一点消息，他们都会心急火燎地赶去辨认，至今不休。



▲邓博的眉眼与父亲很像，陈启菊专门修复了丈夫年轻时的照片，希望被儿子看到。

◀妈妈陈启菊抱着小邓博的合影。

午夜梦醒 儿子不见了

前段时间，陈启菊出了趟远门。“广东揭阳有个家庭找到了孩子，我们从四面八方赶去，想沾沾喜气。”

“沾喜气”，是抱团取暖的寻亲家长们自发形成的小仪式，当他们得知有“战友”找回了孩子，都会传播分享好消息，并不远千里相约前往，见证幸福的团圆时刻。“去表达祝贺，也给自己加油打气，当然也想沾些喜气和运气。”陈启菊盼望某一天，自己也能有相同的幸运。

时间回溯至1995年，彼时陈启菊结婚刚满一年，和丈夫从四川大竹县农村老家搬到镇里，在大竹县牌坊乡街道兽医站旁的社办企业内安家，靠孵化小鸡的技艺做点小生意。

是年正月初五，在过年的喜庆氛围中，陈启菊和丈夫迎来了第一个孩子邓博，夫妇俩乐得合不拢嘴。但她做梦也没想到，电视剧里都没见过的恐怖场景，会发生在自己身上。1995年8月16日，因为老家有急事，丈夫吃过晚饭就赶回村里，留下陈启菊独自在家照看孩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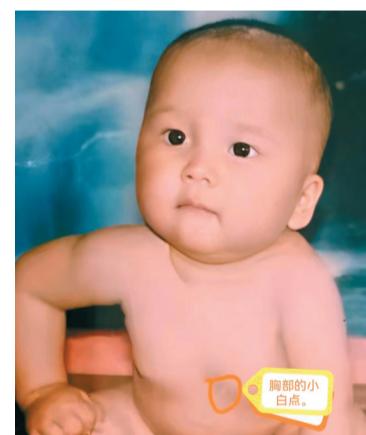
奇怪的是，小邓博白天情绪很好，到了晚上突然哭闹不止，怎么也不肯睡觉。陈启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终于在半夜12点左右哄睡了儿子，自己也因为十分疲倦很快入睡。

凌晨3点，陈启菊猛然惊醒，窗外瓢泼大雨敲打着窗棂，令她莫名心惊。“我习惯性地伸手摸了摸小邓博睡着的地方，却手下一空。”时隔多年，陈启菊在回忆当时情景时，仍嘴唇颤抖，“我怕孩子翻身掉下床，马上爬起来床上床下到处找。”她颤声说，自己把简陋的小屋翻了个遍，却根本找不到孩子的身影，这样的变故彻底把她吓懵了。

追寻无果 无力又无助

稍稍镇定，陈启菊才惊恐地发现家门不知何时被人撬开了，而家里的灯也一直拉不亮，寻摸过去一看，电线竟已被剪断，家里唯一值钱的一台电视机也不见了。“家里进贼了，孩子被偷了！”一个让人恐惧的事实闪入陈启菊的脑海，无助的她顶着暴雨跑出门去，四周一片寂静，一个人影也见不到，“邓博，邓博！”她声嘶力竭的呼喊，满眼滂沱大雨，满心沉沉暗夜。

“小博可乖可好玩了，我们有时候忙起来没日没夜的，就把他放在家门口院坝里的一个小椅子上，每当有路人经过，他都会朝人家笑，还伸手要抱抱……”回忆像把刀，每个场景都割得陈启菊痛彻心扉。小博丢失后，陈启菊也能感受到，原先和睦的家庭关系变得紧张起来。丈夫虽然嘴上不说，但痛苦并不比她少，偶尔也会在言谈之中表现出埋怨和悔恨，两人再也没心思做小生



■半岁的邓博圆鼓鼓的，长得很可爱。

意，收拾东西回了老家。

1997年，陈启菊又生了一个女儿，之后老公先去深圳打工，女儿满8个月后，陈启菊也跟去深圳务工。

“打工不自由，我们也没办法去找

儿子，家里还有老小要吃要喝。找孩子的费用很高，不赚钱我们根本扛不住。”陈启菊告诉新快报记者，2000年，夫妻俩“转战”东莞寮步镇做点小生意，家庭经济状况逐渐好转，主动出击寻子的计划被提上日程。

陈启菊和丈夫将寻子信息发布出去，只要有人给出一点点线索，他们就至少有一个人马上跑去辨认。从福建到山东，从河北到杭州……遇到主动寻父母的孩子，可以很轻松一起去做DNA鉴定；但很多时候，被周边志愿者怀疑的养父母并不配合，他们只能斗智斗勇，追索每一条信息，“送礼物、说好话、做承诺……能用的招都用了，能想的法子也都想尽了，找了一个又一个，但都不是我的小博……”陈启菊说，每每想到儿子就在某个地方，自己却没有坐标无路可达，“那种感觉，就是无力又无助。”

抱团取暖 寻子不停步

照片摩挲落泪。

互联网的便利让陈启菊在2015年以后遇到很多同病相怜的寻子家长，她开始学会抱团取暖，和其他家长结伴上路寻子。“我和小博爸爸早早就把DNA采集入库了，还在宝贝回家网站登了寻子帖，但不管我们怎么努力，就是找不到小博，也不知道他这么多年过得好不好，有没有人欺负他。”

陈启菊的女儿如今已读研究生，因为小博丢失的事情，她在父母格外严密的保护下长大，“我知道越是这样，孩子越没有安全感。但我们怕呀，真的害怕

再失去。”陈启菊长叹道。

女儿高考那年，陈启菊到学校附近陪读了三个月，在校门口看到穿着校服的男生来来往往，陈启菊总是不自觉地出神。“我看谁都像小博，真希望里面有一个就是我的小博。”陈启菊说，算算年龄，如今小博已满28岁，她脑海里却只有小博幼年时的特征：脸圆、皮肤白皙、耳垂大大的，胸前还有几个不太明显的小白点，“也不知道长大了是否会消失，应该不会吧？”她喃喃道，“小博，妈妈在等你来找你，如果你能看到，要回来见妈妈呀！”

